

古今說部叢書

第二集

古今說部叢書

第二集

第二集

古今說部叢書

國學扶輪社印行

古今說部叢書二集目錄

史乘

文士傳 晉張隱

衣冠盛事 唐蘇特

幽閑鼓吹 唐張固

法苑珠林 闕名

諧史 宋沈俶

三朝野史 元吳萊

閒中古今錄 明黃溥言

西峰淡話 防風茅元儀

琅邪漫抄 明文林

博物

相貝經 漢朱仲

禽經 晉張華

風俗

輶軒絕代語 漢揚雄

怪異

神異經 漢東方朔

海內十州記 漢東方朔

列仙傳 漢劉向

搜神記 晉干寶

搜神後記 晉陶潛

冥祥記 晉王琰

述異記 梁任昉

原化記 口皇甫氏

寶積記 明亡名氏

文藝

杼情錄 宋盧懷

碧湖裸記 宋謝枋得

臨溪隱居詩話 宋魏輔

延州筆記 江陰唐觀

北窗囈語 不亢齋掃夢頭陀

遊紀

松亭行紀 錢塘高士奇

清供

十六湯品 唐蘇廣

採茶錄 唐溫庭筠

茶疏 吳門許次紆

襍志

矢穀子錄唐王勣

桂苑叢談唐馮翊

葆化錄唐陳京

西墅記譚唐潘遠

乾牋子唐溫庭筠

吹劍錄宋俞文豹

雞肋宋趙崇綸

南部新書宋錢希白

五色線宋撰人闕

採蘭襍志闕名

異苑十卷宋劉敬叔

戒菴漫筆明李詡

蘇談明楊循吉

耳新八卷明鄭仲蘭

古今說部叢書二集目錄終

文士傳

晉 張隱

成公

成公綏口不能談。而當劇問。以筆答。頗見其深智。

張儼

張儼。朱異。張純。三人共詣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告各爲賦。然後乃坐。純乃賦席曰。席爲冬設。簟爲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

孔融

孔融年四歲。與諸兄食梨。輒取其小者。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此宗族奇之。

江統

江統召補洗馬。每有凝滯大事。章奏疏議。輒爲同官所推。常爲之作草。

束皙

束皙晚應司空。除著作佐郎。撰五經通義。三帝紀及十志。

孫盛

孫盛爲秘書監。篤尙好學。自少長常手不釋卷。既居史官。乃著三國陽秋。

王肅

王肅對明帝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叙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

賈謐

賈謐與愍懷太子博。爭道。成都王廙聲曰。皇帝太子。國之儲君。賈長淵何得無禮。

張衡

張衡拜侍中。恒居帷幄。從容風議。拾遺左右。

劉禎

劉禎字公幹。少有才辨。常豫魏文帝座。見甄后不伏。武帝嘗怒配上方。武帝羣

至上方觀作署。禎故匡坐正色磨石不仰。武帝問曰。石何如。禎因得喻。已自理。乃跪曰。石出自荆山玄岩之巖。外有五色之章。內有含和之性。磨之不瑩。雕之不增美。稟氣堅貞。受茲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猶不得中。武帝顧左右大笑。即日還官。敕禎復署吏。

潘尼

潘尼與同僚飲。主人有琉璃碗。使客賦之。尼於座立成。

臧盾蕭介

初武帝招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不成。罰酒一斗。臧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蕭介染翰便成。文不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卽席之美。

張秉

張秉自知短命。乃作千年歌詩以自傷。

孔煒

孔煒。字正忠。解音律。彈琵琶。

四

衣冠盛事

唐 蘇特

李某爲中丞。奏孔尙書溫徐相商爲監察御史。孔爲中丞。李在外多年。除宗正少卿歸而爲丞。卽每讌集。時人以爲盛事。國制兩省供奉官東西對立。謂之蛾眉班。東方有識山川者。徧禮五岳。一拜而退。惟入關望華山。自關西門步步拜禮至山下。仰歎詫七日而去。謂京師衣冠文物之盛。由此而至。上命相以八分書先書名。金甌覆之。

鄭裔綽爲浙東觀察。奏侍御史鄭公綽爲副使。幕客與府主同姓聯名者甚寡。咸通末。鄭渾之爲蘇州錄事。談銖爲嵯院官。鍾輻爲院巡。時湖州牧李超趙蒙相次俱狀元。二郡地土相接。時爲語曰。湖接兩頭。蘇連三尾。

張員外粹與母弟冲俱鄭都尉顯門生。後粹爲東陽守。冲爲信陽守。欲相見。境上本府許之。兩郡之守携賓客同府主出省俱自外。卽兄弟之榮少比。

稷之福對歎止此惜哉。

裴公休在相位。一日奏對。宣宗曰。今賜卿無畏。有何貯畫言乎。公嘗嘗論儲官之意。至是乃頓首以諫。上曰。若立儲君。便是閑人。公不敢盡言而退。

宣宗坐朝次。對官趨至。必待氣息平均。然後問事。令狐相進。李遠爲杭州。宣宗曰。比聞李遠詩云。長日唯銷一局棋。豈可以臨郡哉。對曰。詩人之言。不足爲實也。仍薦遠廉察可任。乃俞之。

宣宗視遠郡謝上表。左右曰。不足煩聖慮也。上曰。遠郡無非時章奏。只有此謝上表。安知其不有情懇乎。吾不敢忽也。

張長史釋褐爲蘇州常熟尉。上後旬日。有老父過狀判。去不數日。復至。乃怒而責曰。敢以閑事屢擾公門。老父曰。某實非論事。但覩少公筆跡奇妙。貴爲篋笥之珍耳。長史異之。因詰其何得愛書。答曰。先父愛書。兼有著述。長史取視之曰。信天下工書者也。自是備得筆法之妙。冠于一時。

白尙書應舉。初至京。以詩謁顧著作。顧覩姓名。熟視白公曰。米價方貴。居亦弗

易乃披卷首篇曰。咸陽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卽嗟賞曰。道得箇語。居卽易矣。因爲之延譽。聲名大振。

喬彞京兆府解試時。有二試官。彞日午叩門。試官令引入。則已醺醉。視題曰。幽蘭賦。不肯作。曰。兩箇漢相對作此題。速改之。爲渥注馬賦。奮筆斯須而就。警句云。四蹄曳練。翻瀚海之驚瀾。一噴生風。下胡山之亂葉。便欲首送京尹。曰。喬彞崢嶸甚宜以解副薦之。

李藩侍郎嘗綴李賀歌詩爲之集序。未成。知賀有表兄與賀筆硯之舊者。召之見託以搜訪所遺。其人敬謝。且請曰。某盡記其所爲。亦見其多點竄者。請得所葺者視之。當爲改定。李公喜。併付之。彌年絕跡。李公怒。復召詰之。其人曰。某與賀中表自小同處。恨其傲忽。常思報之。所得兼舊有者。一時投於溷中矣。李公大怒。叱出之。嗟恨良久。故賀篇什流傳者少。

李賀以歌詩謁韓吏部。吏部時爲國子博士分司。送客歸極困。門人呈卷解帶旋讀之。首篇鴈門太守行曰。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却撥帶命邀

之。

苗帝師困於名場。一年似得復落第。春景暄妍。策蹇驢出都門。貰酒一壺。藉草而坐。醺醉而寐。久之既覺。有老父坐其旁。因揖叙以餘杯飲。老父媿謝曰。郎君縈悒。要知前事耶。苗曰。某應舉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問。苗曰。某困於窮變。一郡寧可及乎。曰。更向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苗公乘酒猛問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公怒。全不信。因肆言曰。將相向上作天子乎。老父曰。天子真者。卽不得假者。卽得。苗都以爲怪誕。揖之而去。後果爲將相。及德宗昇遐。攝冢宰三日。

賓客劉公之爲屯田員外郎時。事勢稍異。旦夕有騰越之勢。知一僧有術數極精。寓直日。邀之至省。方欲問命。報韋秀才在門外。公不得已。且令僧坐簾下。韋秀才獻卷已略省之。而意色殊倦。韋覺之。乃去。與僧語不對。吁嗟良久。乃曰。某欲言。員外必不愜。如何。公曰。但言之。僧曰。員外後遷乃本行正郎也。然須待適來韋秀才知印處置。公大怒。揖出之。不旬日。貶官。韋秀才乃處厚相也。後三十